柳永在明州“煮海”的那些年



民国时期岱山盐场盐工使用拖刀刮盐泥。出自《浙盐纪要》

宋代词人柳永曾在浙东任盐官。

因其任职属地“明州昌国县”今属舟山，不少考据文章出自舟山籍学者的手笔。

舟山与宁波同根同源。印证柳永履历的重要一笔，便出自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东江盐场，县东八里。又有子场，曰‘晓峰’，在县西十二里……屯田郎官柳永耆卿尝为监场，有长短句题壁，因兵火失之。”

柳永还在这里写了一首长诗《煮海歌》。他一生留下的词作有两百多首，诗仅三首，其一便是《煮海歌》。世人皆知他“白衣卿相”风流洒脱，殊不知竟也有如老杜般关心民瘼的一面。

近年，宁波与舟山在制盐遗址方面多有突破性的发现，结合诗史与考古实证，有些事情联系起来看，或许更有利于反映全貌。

1 盐官

其实柳永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洒脱。

他一直在考试。二十多岁那年，一次落榜后，写下《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时的口头便宜，十几年后给他惹祸。

近四十岁的时候，终于考上了，宋仁宗想起他的名句，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将其从榜单上黜落。

柳永遂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将所有的失意愤懑与不甘，都化作吟风弄月的长短句。

他其实还在考。为了蒙过考官，将原名“柳三变”改成“柳永”，终于在年过半百时的一次恩科中进士及第，授睦州团练推官，品级很低，类似衙门里的文书。

这种大龄低品官员，要升迁，需在基层狂刷履历。于是，五十多岁的柳永几乎一直在江浙一带“轮岗”，从睦州团练推官，到余杭县令、昌国县盐监、泗州判官……

昌国县隶属明州，柳永来的时候大约是北宋宝元二年（1039），比王安石来鄞县还早八年。

柳永当的这个盐官，不能说不重要。

“榷盐之利”，对北宋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财政来源。浙东素有“煮海为盐”的工艺，虽然可能算不上国家最主要的产盐地，却是两浙路地方财政、东南边防、漕运保障的重要支撑。

柳永任盐官三年，他的《煮海歌》，可以视为一份“工作小结”。

2 煮海

这首《煮海歌》，最早见于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被钱锺书先生收入《宋诗选注》。

钱锺书评点《煮海歌》：“这里选的一首诗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柳永这一首跟王冕的《伤亭户》可以算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以前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晋问》里也有描写盐池的一段，刻划得很精致，可是只笼统说‘未为民利’，没有把盐民的痛苦具体写出来。”

柳永这样写盐民的痛苦：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增成卤。
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
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
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
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
秤入官中得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
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
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
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馀财罢盐铁。
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他几乎用纪实语言对近千年前明州滨海的盐民生活作了全景式记录，如今读来，一个以海为田，冒虎险、耐酷热，终年辛劳，却困在官税与高利贷的双重压榨里，全家菜色、难保温饱、挣扎在生存边缘的滨海盐民形象，清晰可见。

柳永笔下的盐民，就像白居易的卖炭翁、柳宗元的捕蛇者，让我们看见，写尽风月的柳永，也曾将目光投向底层，对苍生的困苦充满悲悯。

他看到了潮退之后，盐民俯身刮泥，堆起一座座咸土小岛；他看到了烈日之下，卤汁缓缓渗滤，咸气在海风里慢慢升腾；他看到了深山之中，樵夫穿行虎迹，朝出暮归只供灶下薪火；他看到了巨灶跟前，烈火翻涌，海水凝作雪……

一双亲见的眼睛，替我们见证人在恶劣环境下的奋力求生。

3 题壁

柳永在明州留下的文字不止这一首，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载，还有一首长短句：“晓峰场，在县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本朝仁庙时为屯田郎官，尝监晓峰盐场。有长短句名《留客住》，刻于石，在廨舍中。后厄兵火，毁弃不存，今词集中备载之。”

《乐章集》里确实有一首《留客住》，其中有一句“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与方志互相印证，被认为写的是东海风光。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认为：“这是唐宋词里第一次出现海的形象，因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词人写的内容，总是与他们见到的世界有关。宋词之所以蔚为大观，与宋人的宦游有莫大的关系。偌大河山，真正到海岛历练任职的名人之中，柳永确实比较早。

4 实证

根据方志所说，柳永在明州留下的实物，已被火毁。但是他记录的“煮海为盐”工艺，却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不断被证实，且持续往前推进时间线。

宁波、舟山两地的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浙东先民实为中国沿海地区熟练掌握海盐制作工艺的第一拨人。

《煮海歌》有一层史料价值，便是对北宋海盐制作工艺的忠实摹写。“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增成卤……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几乎用白描手法，实录盐民“煮海为盐”的过程。

2016年和2017年，宁波北仑大榭发现距今4400年至4100年左右的史前制盐遗址，刮盐泥、建造淋卤坑、埋卤水管、海水淋盐泥、收集卤水、灶台煮盐等一系列制盐工序的还原呈现，与柳永诗中的描写几乎是一致的。

大榭遗址也一度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制作海盐的遗址。但这个记录，在最近被打破。

2024年至2025年，考古人在舟山定海区金塘镇庵跟岙与岱山县姚家湾发掘了两处盐业遗址，年代均在距今4800年至4500年间，比大榭更早。

舟山群岛地区的盐业考古，是在大榭遗址发掘之后启动的。宁波的成果，启发了他们。

煎煮蒸发、结晶成盐的盐灶群，用于淋卤提纯的煎盐盘，都在提示我们，这项工艺在浙东源远流长。

讲浙东地区的海盐生产，还不能漏掉一本书，即元代元统二年（1334）天台人陈椿所著《熬波图》。其人时任下沙盐场（今在上海浦东，当时属于两浙盐场体系）盐官，他在前人旧图基础上增补，完成了这部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海盐生产图文专著。一图一诗一说，完整记录海盐制作的流程。

考古的发现、柳永的诗歌、元代的图文专著，当我们将它们并置，“煮海熬波”不再成谜。

在清代易“煎”为“晒”之前，这套工艺在浙东应用了许久，前后加起来逾四千年。柳永的悲悯虽出自一人一时，但实际也构成对浙东盐民世代挣扎、向海求生的群体命运的长久凝视。这束望向民间疾苦的目光，是看见，也是一份警示。

记者 顾嘉懿



大榭遗址发现的史前盐灶。通讯员 雷少 供图